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六十四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華亭

宋存標子建 宋徵璧尚木

編輯

夏完德在明叅較

王遵巖文集

記

王慎中

海上平寇記

海寇

俞公名將此其小試也

守備汀漳俞君志輔被服進趨退然儒生也瞻視在
鞞節之間言若不能出口溫慈欵愨望之知其有仁

義之容、然而桴鼓鳴於側、矢石交乎前、疾雷飄風、迅
急而倏忽、大之有勝敗之數、而小之有死生之形、士
皆掉魂搖魄、前却而沮喪、君顧意喜色壯、張楊矜奮、
重英之矛、七注之甲、鷲鳥舉而虢虎怒、殺人如麻、日
暎曾不爲之一瞬、是何其猛厲孔武也、是時漳州海
寇張甚、有司以爲憂、督府檄君捕之、君提兵不數百、
航海索賊、旬日遇焉、與戰海上、敗之、獲六十艘、俘百
八十餘人、其自投于水者稱是、賊行海上數十年、無
此劫矣、由有此海、所爲開寨置帥、以彈制非常者、費

鉅而員多。然提兵逐賊。成數十年未有之捷。乃獨在君。而君又非有責于海者也。亦可謂難矣。余觀昔之善爲將而能多取勝者。皆用素治之兵。訓練齊而約束明。非徒其志意信而已。其耳目亦且習于旌旄之色。而揮之使進退。則不亂。熟於鍾鼓之節。而奏之使作止。則不惑。又當有以豐給而厚享之。椎牛擊豕。醢酒成池。饜其口腹之所取慾。遂氣間而思自決于一鬪。以爲効。如馬飽于櫪。嘶鳴騰踏。而欲奮。然後可用。君所提數百之兵。率召募新集。形貌不相識。寧獨訓

練不夙。約束不預而已。其于服屬之分。猶未明也。君

又窮空。家無餘財。所爲市牛酒。買梁粟。以恣士之所

卒未練而賞未克用之亦殊难事

嗜不能具也。徒以一身卒先士卒。共食糗糒。觸犯炎

風。衝冒巨浪。日或不再食。以與賊格。而竟以取勝。君

誠何術而得人之易。致効之速。如此。予知之矣。用未

早。教之兵。而能盡其力者。以義氣作之而已。用未厚

養之兵。而能鼓其勇者。以誠心結之而已。予方欲以

是問君。而玄鍾所千戶某等來。乞文勸君之伐。輒書

此以與之。君其毋以余爲儒者。而好揣言兵意云。君

之功在瀕海數郡，而玄鍾所獨欲書之者，君所獲賊在玄鍾境內，其調發舟兵諸費多出其境，而君靖廉不擾，以故其人尤德之。爾君名大猷，志輔其字，以武舉推用爲今官。

鹽政刻石記

鹽政

權天下之鹽，以資財計，其法至本朝周盡簡便矣。而閩中之法尤爲便。閩中有八郡耳，下四郡皆瀕海，鹽所從產，其得以法行鹽於其地者，上四郡也。行法之地，法不行則鹽不售，鹽不售則商不通，商不通則課

爲之虧。而財計匱乏之病。必及於國。故必有禁戒之令。偵捕之科。以絕民間之私行者。而以法行鬻之鹽。始得不滯。而其所從產之方。非法之所行也。於令甲未嘗設爲禁戒。而偵捕吏兵。自以徼候非常。不爲鹺政置也。今乃不用於徼候。而每以其偵捕之威。施於鬻鹽者。舟牛之任載。匹夫匹婦之負擔。往往皆見執拘。民愚不習於法。不知其所鬻之。不當得執而駭于吏兵。輒出財賂之。而後得免。其不能具賂。則棄其所任。載負擔以去。而以鹽與吏兵耳。夫所謂緣法爲虐。

者猶有禁戒之令。直與輕重多寡之間。託倚以爲低昂。如于法不得以舟載者。而譏及乎牛任。不得以牛任者。而譏及乎人荷。雖其作奸起暴。尙寄於可援之條是也。今鹽之所轉徙。水浮則用舟楫。陸行則引牛馬。而匹婦匹夫之負擔。不能以譏。於此乎產。於此乎鬻。第轉之於漳漉荒滄之濱。而致之市落山谷。亦何以異乎蔬果穀粟之行於民間。而鬻此者。空以齟名。橫被譏求。是下自爲法也。民苦此久矣。比者余柏坡公。以按察僉事分巡是邦。戢橫刷奸。聰明旁燭。而司

徒新山顧公以重德高年爲一方著蔡部使者至郡必禮其廬以咨政俗之得失顧公乃以民之苦爲告余公爲慨然出禁於是載任負販之家曉然知其所鬻之物之不當得執無畏於譏求偵捕吏兵亦洒然濯去昔日爲暴之心而無所覲于此也已而方西川公來爲郡晉江邑侯朱肅菴君亦繼至敬事愛民推行尤慎於是鹽之鬻于民間無異菓蔬穀粟之通行流布而無所害此鹽轉徙必習於新橋浯溪之渡近渡居民常資以爲生其黨王憲遠羅德靜甚私司徒

公之德群來涕泣以請曰顧公已矣吾等不忍忘相

與尸祝之於家而尤願一言以記於石政俗安玩之

○借○法○爲○奸○其○事○多○有○良○川○慨○然○

久事之不出於法而爲民病者蓋多矣爲使者有如

余公爲士夫者有如顧公告焉必以忠聽焉而決行

推此以及于他民猶有病者鮮矣茲事之細不足記

而使者與士夫相與盡心於民有可書者日改月新

茲禁將有不復知者暴行又作則此石之記尚若司

徒公之存而諄諄乎其言之也予鄙不敢任政俗得

失之論問而不對者有矣其可以不問而告乎其爲

此記蓋嫌於爲不問之告，而鄉人思司徒公之情，不可但已也。於是乎書。

漳州府重修虎渡橋記

漳州修橋

漳州之有虎渡橋，宋紹熙郡守趙伯邊爲之，而代木以石，則始於待制莊夏假守之時，而集英修撰李韶復修之，是爲嘉熙改元之年。宋於是時，境土彌感，疆場兵事日滋，出財用竭於內，爲郡者顧能興此於空置撥攘之中。雖其事爲勤乎民，然猶謂之未知所急也。我明有天下，嘗安輯閒暇者，有司宜有餘力以及

乎民政百八十餘年之間。蓋修者數焉。余固怪夫宋人當時之繼。能舉大役。成鉅績。以俟千百年之遠。入我明而諸公先後爲郡。以一方全盛之力。修前人之所已成。至於屢修屢圯。不及二百年。修者八舉。而猶有今日之圯。以待賢守丞協謀爲之。而後民得以不病於往來。豈非作者之人。發謀審而致法詳。果於以身任責。取財會費。必出於羨足。以盈其始慮之所營。度而期於有成。而因舊舉事者。務在便文養譽。計用常不足耶。然洪武正統間之舉。固已聞於朝。而其後

亦嘗以請於部使者監司。其取財會費。宜亦不爲少矣。亦其習於安輯閒暇。戒徒戍工之際。有以容其苟且之政。而然與。如龍南罔之爲此。第因民之以事。至庭者。揆其情。猶可以勿致其罪。乃戒之使出財以役於官。又勉使自視其役。朴扶呼召之。苛無所用。而苟且亦不得容。利興於下。而取財會費之議。不及於上。可謂作事簡而成功速矣。閩於幅員之數。最爲遐阻。漳州又當閩之窮處。方漢開郡。閩中徙其衆江淮。一時之俗。猶安陋守險。不樂通中國。及唐而聲名物采。

未大起。山斷水絕而艱於行。由亦其勢然也。至宋而
文明繁富之風。視中州有加焉。軌蹟達於四方。若輻
輳川赴。橋梁之功。繼斷接絕。於斯爲盛。然宋之有國
南北分裂。紹興以後。世已季矣。軌蹟所至。以淮鄧之
間爲邠。翔橋之利於人。其功尤近而狹。彼其竭力於
空匱擾攘之中。而爲此者。若以俟夫今日之盛。固有
數存焉。而非偶然也。橋之作。修祇爲有司守境急民
之政。而因國勢之尊盛。以博其利。而著廣遠之功。橋
固莫之能爲。而亦非勤於職事者謀之所及。龍君之

舉適遭乎斯時，誠非偶然也。是時盧玉田君爲守，能執大體以先有司，不沮其僚之議，咨計決議而喜其成功。龍君以諫臣出丞郡，不爲蹇傲自抗，以媮便養高而盡心於事如此，皆非今日所能爲。於是郡倅陸君體仁、謝君尚志、節推李君日森，樂觀其長之賢，克叶於政，僉來乞文，故爲之書，使歸刻石而立諸橋亭以詔來者。

序

胡公平寇奏議序

平寇

嗟乎。天之於民。孰謂果不仁哉。以比歲吳越之寇。觀之。山原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萬室之邑。千家之聚。生育長養於其中。華膺繁盛。一旦蕩爲丘墟者。不知其幾。彼蒼然者。是果何心。其亦不仁甚矣。然禦亂之材。已生於其時。如中丞梅林胡公者。卒能爲東南定數歲之亂。蓋天所預擬以待今日。非無意而生斯人也。孰謂果不仁哉。人知胡公成公之偉。而不知皇矣。明明之顧。睠然有屬。公特代天以道其終。不忍斬絕民命之責耳。人物盛衰消息之數。天亦有所不能。

違惟其生才以擬其後。爲可見其心。而勝人之力。亦卒有定矣。予之論如此。而友人宰仁和許君子衡以所刻公平寇諸疏示余山中。且曰。必得一言序之。夫兵之爲術。倏陽忽陰。出幽入明。動於天上。而泯其運之樞。發於地中。而閉其往之門。當其決幾於心。而授筭以行。雖腹心爪牙之士。奔走踪指之下。不能自愛其力。而亦不測其所示之方。蓋其謀之而得。爲之而成。至於計俘執訊之日。見其得之成之之效。而其所以謀之爲之之神。在公尙不能自言。况於奏報章疏。

仰有所嚴威睿之體。而下有牽制格例之文。循守憲
牒。遷就吏議。非但嫌於自叙功庸。其心有所不敢盡
而用司存復逆之式。以發揮操縱張弛之機權。於詞
亦有所窮而不得聘。且夫用間出餌合於古之所謂
○胡○公○之○成○功○大○抵○在○于○用○間○而○用○間○不○可○以○明○言○
奇者妙用長策正在於此而最爲吏議之所抵牾又
○此○論○其○大○者○
焉得形容其彷彿耶。後有欲窺公善師之策。而求觀
於斯刻。恐無以異於諸邊帥闔凱捷之章。而亦安能
知公今日得之成之之神如此哉。故以文帝之世。寬
法弛禁。號爲神明之朝。而魏尚上功幕府。級少不合。

卒格於吏而上不能知也。秦報之艱非徒今日患之矣。趙克國老將知兵。其在金城圖上方略。所陳便宜。尚涉贖悶。不發人意。帝下其策。公卿是非者半。固意見之異。亦兵勝之術。書之於簡。有不盡明也。惟其深忠遠慮。主於爲國立長久之利。不急邊功。不徇廷議。爲有古名將之風。後人猶得因其言而知之。觀斯刻者。其尚別有以求之。庶幾得公出謀發慮之一二乎。士君子當事成功。世多目以臨職。龜勉。因時乘便。偶然致之而已。英雄豪傑之士。見遠知微。而絕群之氣。

鷹舉虎視。已與凡人迥別。顧庸庸不能識之耳。素養
前講。無事而常爲有事之備。遇險而奇見。應變而智
出。豈偶然哉。聞公早歲卽留意於兵。在臺時方國家
閒暇。仕者多以豐豫爲樂。公獨有隱憂預計。今日之
功。信非偶然致之而已。公嘗於衡岳武當山中逢異
人。所授語皆秘要。謂公當以百險中立功取名。予得
之荆川先生云。當不謬也。予謂公之生。乃天所擬以
待今日之變。豈虛言哉。故書以遺許君。使刻之爲奏
議序。

碑

龜河水利頌德碑

水利

邑東南鄉之田。皆仰水於湖。其浸鉅而灌博者。龜湖
爲最。環湖而廬。且萬家。支村析聚。櫛比。衽聯。總其鄉
之名曰龜湖。蓋以湖名其鄉也。寶蓋金鞍。玉屏諸山
之水。醜爲四溪。流入於湖。瀕湖仰水之田。度萬餘畝。
民蒙其利而不能知其始所由作。惟畜泄之節。淤決
之禁。取列科條。謂之塘規者。知其始。十宋蔡忠惠公。
襄守泉時所留也。號湖以塘。蓋邑俗方言云。湖水之

利于田若是博。故有隄以捍海。堰以墜澇。坊以潴止。庸以宣流。而嚙淫潰決之害。必有資于人力。歲治月修。然後無害。水庸之啓閉。有惰以妨時。有奸以病衆。而豪右之侵爭。狂狡之盜詭。皆所以爲湖之患。其具不得不出于政刑。所謂規者實于是取之。由宋至今。殆五百年。守陂之夫。雖具而官弗予直。故守者常怠。而廢事。民以請于前守方公克。視篆節推袁公世榮。議協于民。爲請于部使者。旣許而二公去。莫之行也。屬南衡童公來守郡。以事行治。屬問民利病。而龜湖。

首及焉、民方欲言、公顧就而問之、于是有以前議得請爲言者、公卽符下晉江無留贖、又盡民之所言、繙贖得爲所增議、塘規二十九條、行之其鄉、公善以寬、碩接其民、使樂于有爲、不待撻罰而相誠、以率禁、其勤也、無斗酒尺帛之勞、而自勸、湖以無患、比歲薦登、田入羨倍、粟溢他鄉、人皆以侯之福我也、相與伐石勒公之德、且期以申救、是規之詳於不廢也、觀古治民之吏、以循良見稱、其善非一、而水利之興、修爲最、鄴之白渠、蜀之離堆、楚之芍陂、越之鑑湖、尤其著者、

也。作者非不欲爲無窮之利，而脩復之功，每有待于後人。蓋民庶乖分，世紀遷易，則弊萌蠹穴，伏于其間。如芍陂作于孫叔敖，至何武、鄧艾、劉頌、魏欣、趙軌，歷數世皆以有功于陂爲民所記。而馬臻、孟顛，尤有記于越，以鑑湖之功也。觀其所爲，如伐木通榛，以納衆流，增闢水門，益廣灌溉，計功受分，使大小戮力。與夫禁民壅湖爲田，立水約以裁貪爭，皆于續規脗合。蓋古今異便，而水利興修之宜，不越此也。斯規之有裨于湖，而不足恃以不廢，法固有待乎人者，故予特爲

記之、非徒副民之請、以述童侯之德、將以遺後之爲政者于無窮云、

膚功遺愛碑

遺愛

蔣維業、劉伯需、踵門見于、衣履菲陋、貌俚而視野、予不知其何爲來、卒然言曰、將有請、予怪問之曰、吾漳州龍溪大地里人也、巖棲而隴耨、作息在溪壑之間、以其幽昧荒阻、居之西園、常患盜焉、苦之而不能禦、是歲八月、汀漳守備俞公、以督府之檄來徵盜、盡得之、吾等不忘其功、將勒之石、予曰、守備逐盜而得盜

職也。若何石焉。曰：吾等深不可忘者，不獨以得盜也。凡盜之攻奪吾聚落，避之猶有可免，哀之猶有可也。而吏士之逐盜至者，進無可丐之門，退無可避之路。甚哉其莫之哀而不得也。故未嘗有得盜之功，不

重以播民之處。今俞守備之至吾地，禁戒肅而約束

明，卒無敢喧于閭。吾安吾土而治吾耨，作息循旦暮

之候，而不知兵之在吾境。老稚嬉遊以閭，俘馘之過

而無變容驚已之虞。畜之字于疇者，可數而收。葵之

在園者，莖葉無所損。老詔其少，尊語其卑，不圖生身

此○上○官○兵○之○害○甚○于○盜○賊○往○住○如○此○可○為○切○齒○

俞君之肅如故能所向有功

以來。獲蒙此幸。壺飡斗酒之饋。却而不嘗。山織野繭之所治。又不敢以獻。相與鬱而不鬯。謀所以報之。其術無繇。是以敢冒然而來請也。二人者田野之人也。其言質而慤。予怪其知不忘俞公之德。而又知來請予之文。孰謂野人而不知禮哉。孰謂野人而不知好義哉。吾何說以辭之哉。遂次其語以畀之。因各其石曰。庸功遺愛。使歸鑄之。以旌俞君之伐。以不孤二人之勤。而慰大地上人之意。俞君名大猷。字志輔。以泉州衛百戶。由武舉歷陞爲汀漳守備。署都指揮僉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王遵嚴集

古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六十五

華亭 徐孚遠閣公 宋徵璧尚木 編輯

陳子龍臥子 李 雯舒章

顧開雍偉南參閱

胡少保奏疏

疏 胡宗憲

題為陳愚見以裨邊務事疏 邊務

臣切惟京師天下之根本居庸等關京師之門戶宜
大兩鎮京師之藩蔽藩蔽厚則門戶堅門戶堅則根

本固。况 祖宗陵寢，密邇居庸，則今日九邊之鎮，莫重於宣大矣。宣府連遭虜患，大同近亦失事，地方屢經殘破，黠虜不時窺伺，則今日九邊之事，莫急於宣大矣。臣以庸愚，謬膺 明命，出按兩鎮，入境之後，周諮博訪，頗得其槩。雖弊端不一，然其為疆場之蝨賊，軍旅之膏肓者，則在於邊臣貪倭。法令縱弛，芻糧匱乏，兵馬單弱，士氣不振。此數者，其尤也。非大有以振勵而鼓舞之，則將至於不可收拾者矣。若夫攻守之具，器械之備，併堡之宜，此在各該鎮巡等官，隨機應

變着實舉行臣不敢一一煩瀆 天聽謹掇其事體
重大非臣子所敢專擅者條爲八事上塵 聖覽伏
乞早賜施行

計開

一重科條以肅將領臣聞罰太輕則人輕犯令必嚴
則人知畏邇年以來沿邊將士驕悍成習元帥之令
不行於偏裨偏裨之令不行于將校將校之令不行
於士卒此皆臣所親歷而目擊者也夫廉則生威愆
則不剛故必有撫綏之將而後有節制之兵今之邊

欲武弁之不貪又必先清督撫本兵而

將。半是債帥。尅軍以自肥。剝下以奉上。既有豺狼無

殺可有賄者世賞無賄者誦罰雖嚴刑以禁其貪不可得也

厭之心。必成猫鼠同眠之勢。猾軍悍卒。動輒挾制。平

時法令。既不能行。臨敵指揮。焉得如意。自非重立科

條。申明禁例。則不能以挽頹風而祛積弊也。昔者孟

獻子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是聚斂之為害。

甚於盜也。夫聚斂云者。以奉公也。而顧盜之不如。則

私已者。又可知矣。臣伏讀問刑條例。屢年所該載者。

惟監守盜沿邊錢糧及運官索要運軍財物二款。最

為嚴重。只今犯者頗少。人咸賴之。臣愚以為暗盜於

倉庫明奪於軍士。又何以異邊軍征戍之苦。與運軍般兌之勞。殆更有加。臣欲自今沿邊將領等官。但有扣減軍士衣糧馬價入己者。俱照監守自盜沿邊錢糧事例行。科斂軍士財物入己者。俱照科索運軍事例行。則將官皆知畏法。而貪黷之風自息。弱者得以安生。强者亦難挾制矣。昔我太祖高皇帝御製大誥。武臣一序。專以將官苦害軍士。丁寧戒諭。千有餘言。我皇上繼統以來。屢申禁令。以警貪殘。夫何習染既久。閑之惟艱。科尅之害邊方尤甚。昔年巡撫陝

西都御史翁萬達等憤邊將周繼勳之貪婪亦嘗查
比運官科索之例上請伏蒙 皇上特賜俞允但未
著爲定例仍要奏請定奪所以問刑衙門四五年來
未見比引伏乞 勅下刑部等衙門將臣前比二例
再加詳議倘或可行乞著爲令以便遵守伏乞 聖
明裁定。

一申軍法以嚴部伍臣聞兵法曰愛而不能令厚而
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又曰有制
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

以勝。昔呂蒙斬覆鎧之卒。而軍中肅然。光弼取退奔之首。遂致克捷。自古未有法令不行。而能決勝者也。臣前謂士卒之驕悍。由於將領之貪黷。此探本論也。使法例嚴矣。將領廉矣。而士卒猶有不用命者。此則怙強稔惡之流。刑戮不加。紀律廢矣。臣觀邇年失事將官。節奉。欽依。拏解來京。處以重典。誠得禦將之權矣。而軍旅之強恃奸猾。不顧主將者。自若也。雖嘗申明軍法。勅下總兵官。凡軍士臨陣退縮。及逗遛不進者。許其徑自斬首。亦云嚴矣。近來邊將臨敵。士

卒望塵而潰。曷嘗見總兵官顯誅一人哉。彼士卒者。習知進則必死。退則必生。亦何苦舍生而求死也。所以然者。將官數易。上下異欲。平居無事。威令既不能行。臨敵倉皇。軍法又焉所施。昔孫武斬官嬪而破楚。穰苴誅莊賈而走燕。皆令行有素也。臣恐以爲宜申明條格。凡操練調遣。屯戍按伏。但有不遵約束者。俱許軍法從事。則部伍嚴肅。軍容整齊。威聲既著於平時。號令必行於臨敵矣。及照宣大二鎮副總參遊各將所部分屯要害。今前例所及。止於總兵。使其聚於

一處則總兵之令。可以兼及。古者一伍之內。方退。即

師伍長可斬。此必取首大將。

戰事在呼吸焉。能動稟大將以行軍法哉。臣愚以為

副總叅遊亦宜斟酌輕重。量假威權。方克有濟。其間

假公法以報私怨。恣刑殺以作威虐。亦容臣等覈實

叅奏。重加處治。如此則法行無私。軍行有律矣。

一復額兵以裕戰守。臣聞戰守一道也。必有可戰之

實。而後守可固。必有可據之地。而後戰可施。總督翁

萬達嘗上言曰。三關之兵。以守為戰。宜大之兵。以戰

為守。此不易之見也。今邊牆已築。有可據之地矣。而

卒爲虜所侵犯者。無可戰之實也。且以宣府一鎮言之。原額之兵。十有二萬。今所存者。僅及其半。加以老弱不堪。繼之連歲損折。其能出戰者。不過二萬而已。虜之大舉。動號十餘萬計。聲東擊西。鳥散雲集。邊城千里。處處宜備。備多則勢分。列營擺邊。久暴於外。久暴則氣惰。我散守於千里之邊。彼併力於一隅之地。我以久勞之卒。彼乘方張之勢。迅如疾雷。不及掩耳。北及舉砲明烽。虜已潰牆入境。我雖調集遊兵。然勢旣析於分布。力必寡於併禦。東西策應。顧此失彼。軍

士旣出擺守各堡悉皆空虛風馳電掃無不摧破加以將領非人觀望畏縮往云如蹈無人之境今則真入無人之境矣。臣愚以爲不復原額之兵不立更戍之法欲求邊鄙之有寧歲不可得也。然招募則費多清勾則期緩。茲欲盡復原額勢亦有所不能。臣之愚見以爲各路之兵歲止調遣防秋今黠虜出沒無常四時皆當隄備縱不能盡復原額之兵亦當增如防秋之數。則三時有警俱可捍禦士卒旣增更戍可行分班出入以節其勞出者守墻入者守堡庶幾師徒

不至久暴。內地不至虛盡矣。然此特救夫目前之急耳。若欲爲久安萬全之計。則非盡復額兵不可也。夫

○唐○北○邊○諸○鎮○各○據○衆○數○十○萬

國家邊戍比之前代已爲極少。蓋西北之虜自我

太祖成祖驅犂之後。窮荒餘魄。所存無幾。是以九

邊戍卒。所須不過四十萬。今生聚旣蕃。侵噬漸近。邇

聞俺答不孩東婚三衛。西和套虜。黃毛諸部。悉皆兼

併。中國俘民。盡爲先驅。控弦之士。四十餘萬。比之永

樂宣德間。蓋百倍其盛矣。夫胡虜日盛。戍兵日減。此

臣所以不能無憂也。今四海雍熙。百姓大和。誠比隆

乎堯舜之世矣。惟茲北虜志效三苗，尚阻聲教。臣愚以爲當大破常格，蓄聚財力，以制禦此虜。未爲失策也。

一清牧地以裨戎政。臣聞王政莫大於兵，軍政莫急於馬。我祖宗遠鑒前代，兩京邊鎮既設，太僕苑馬等寺以掌之。又置各處草場以養之，內外相資，遠近相望，誠強兵之要務，攘夷之大計也。臣聞先朝京營草場被人侵占，其時差官勘踏，雖皇莊與親王莊地亦皆退出牧馬。祖宗之意淵乎深哉。夫何邇

年以來。人心玩愒。復恣侵漁。臣未暇悉舉。姑以宣府一鎮言之。國初於鎮城西門外。併黃羊山。及各驛衛所堡口等處。設立牧馬草場八十四處。內除西門草場周圍三十八里。黃羊山周圍六十里。萬全左衛洋河灘東西長五里。南北二里。東關驛西南坡東西長四里。南北二里。雕鶚浩嶺共周圍一萬二千八百三十餘步。筭該地二十萬七千一百八十畝。宣府驛等處共地三十七萬八千五百四十畝。二項通共該地五十八萬五千七百二十一畝。俱鄰城近河。水草

繁茂故本鎮之馬。一至四五月之間。官不給料。俱令

如能成田

下場牧放。至成化弘治年間。西門草場。俱被官軍舍

可得粟但恐侵占而復荒棄耳

餘人等。悉皆侵占。開成水旱等田。冒報起科。以至孳

牧無地。耗損漸多。時該巡撫都御史馬中錫題奉

欽依。除將水地沮洳不堪牧馬者。召人佃種。上納稻

米外。其餘地土。盡退還官。朦朧起科糧米。亦行除豁。

立界以昭防。刻碑以垂久。此先朝弘遠之規也。而

黃羊山等處。尚未之及。此撫臣未究之志也。邇年承

平日久。法禁漸墮。兼以軍士連歲修工。擺邊無暇。牧

採各處膏腴之地。水草場茂者。俱爲武弁世室。姦頑軍舍。恣行侵占。冒報起科。止餘斥鹵不毛之土。偏僻寫遠之處。僅存一二。而豆料之不給。如故。是以野無寸草。家乏斗料。馬之倒損者。歲逾千計。草場不復。則國家雖日發兵部之銀。時兌太僕之馬。亦無補也。夫以枵腹之軍。乘立骨之馬。而欲與強番勁騎爭衡。臣固知其不能矣。是豈不爲之寒心哉。臣愚伏乞 皇上 勅下該部。移咨該鎮巡撫都御史。查照前都御史馬中錫所奏事宜。分投差委廉正官員。逐一查勘。

明白除卑下水田不堪牧放者照前召佃起科外其餘平行之地悉令退出還官凡侵占一頃以下止是量追籽粒二頃以上仍罰馬一匹四頃以上每加一倍其抗違不服者俱照先年侵占京營草場事例應拏問者拿問應叅奏者叅奏從重究治若有畏法自首者免其應得罪名其原立界至溝之塞者濬之堆之平者築之樹之拔者植之石之毀者立之事完之日將前查勘過地上要見原額若干侵占若干水田若干見在若干逐一查明造冊奏繳復申明前例以

後但有犯者，決不輕貸，俱著爲令。巡按御史每歲差官巡視，以防侵漁。其巡撫都御史但有畏懦無爲，始則不能清查，繼則莫克修舉者，亦容臣院據實叅劾。庶幾豪強斂跡，牧地永存。馬無頓蹄之虞，兵有日強之勢矣。今日邊務，莫要於此。

一修邊政以實軍儲。臣惟足兵非難，足食爲難。足食之道，莫善於屯田。莫急於鹽法。邇年因邊事孔棘，諸臣屢有建白。其間雖各有所見，然鹽法之弊，則惟前山西副使胡松安邊之疏。及去夏兵部所題防秋事。

宜爲獨詳見存該部案卷可考。臣不復多贅其大要。不過革餘鹽折價之例。杜勢豪請託之端。禁土人之負騙。止官商之交通。四者而已。非有掣肘難行之事。迂濶不經之談。是在我。皇上斷而行之。一轉移之頃耳。若夫屯田一事。其弊已久。往歲議者。皆以爲卒難舉行。然尚有可誘者。謂其鄰豺狼之害。無封疆之固。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故屯卒逃亡。地棄不耕也。今則邊牆已築。烽堠已明。虜非大舉。不能深入。此千載一時。機不

可失。釋今不爲修復。是終無可復之期矣。今之議者。見有言及屯田。即便指爲迂闊。臣愚以爲文武之政。待人而舉。井田之法。廢已千載。宋儒張氏。猶慨然有復古之志。况屯田之政。乃我祖宗之成法。版籍可稽。地畝見在。先撫臣葉盛行之宣府。而有成績。今提督御史楊守謙營之偏關。亦頗就緒。由此觀之。天下固無不可爲之事也。伏乞 勅下巡撫衙門查訪施行。寬之歲月。以要其成。擢之崇階。以彰其績。則邊政修舉。軍儲充實矣。

一募勇敢以作士氣。臣聞一國無皆勇之將，三軍無皆勇之士，故必廣募梟雄以爲選鋒，多方鼓舞以振

兵靈。往歲

陛下憤北虜之驕橫，徵書四出，時則有

王邦直輩應募而至。

此輩如李陵之劉客純武之亡士雖非兵法所重然軍

中實不可少

皆能力扼虎射命中。士氣一振

其後邦直戰沒，議者遂以此輩爲無益而不講。臣每

竊嘆謂因噎而廢食也。夫大將用人如匠之用木，隨

材器使則各適於用而不傷。昔光武以賈復輕敵不

使別將，漢武以李廣數奇不令當單于。此皆善於用

人者也。邦直固賈復之流也，而乃使之獨當一處。此

其所以敗爾。是果勇敢之不可用乎。臣入境以來。但見城堡空虛。邑里蕭條。民畏積威而無固志。士遭屢挫而罔鬪心。一聞敵風。懾駭奪氣。宣府一鎮。殆爲尤甚。議者往往謂雲中上谷。精兵所產。無暇旁求。殊不知宣府自虞臺鷄嶺喪敗之後。士氣銷沮。加以去歲江瀚董賜之沒。驚魂未定。今之上谷。非昔日之上谷也。而議者猶欲以尋常處之。此臣之所未解也。昔晉馬隆征涼州。自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以行。僉曰。六軍旣衆。州郡兵多。直當用之。不宜橫設。

賞募以亂常典。晉武獨違衆議。遂平涼州。此選鋒之效也。夫奇才絕技。地不多產。廣求博訪。然後可得。伏乞皇上勅下兵部。移咨山、東、西、北直隸等處。巡撫衙門。轉督各該兵備道。廣爲招募。無問軍民諸色人等。及先年近日立功緣事充軍罷職等項將官。但有才力出衆。騎射絕倫者。不拘名數多寡。俱限六月以前。各給文引路費。前赴總督軍門聽用。又於主客兵中。精選藝勇超絕者。與之相配。專置一營。號曰衝鋒。又於其中選一謀勇素著。老成持重者。爲之帥。優其

虞養其氣勿令輕用。遇有緊急則大將統兵與之犄
角相機投隙。或晝衝其鋒。或夜劫其營。專主破陳不
論首功。賊退之後。衝鋒破敵者爲上。隨後斬首者次
之。果有奇勲。重加陞賞。有罪將官。悉皆赦宥。如此臣
知兩鎮之士。素負剛勁。氣雖暫餒。志亦不衰。彼見奪
其首。賞必取出。其下風亦將奮勇赴敵之恐後矣。兵
法曰。激水之極。至於漂石者。勢也。夫水至弱。而尚可
激况燕趙之士。有不可以勢激而氣鼓之乎。

一廣招徠以殺虜勢。臣聞虜寇之入境也。鳴張烏合。

動號十萬。然其間真爲彼之種類。勁悍難當者。纔十之四五耳。餘皆吾中國之赤子也。蓋以昔年大同叛卒。轉相誑誘。近日兩鎮軍民。累被俘囚。一受駕馭。皆成勍敵。或爲之嚮導。或爲之探聽。我中虛實情狀。山川險隘。虜俱備諳。是我不能以夷狄攻夷狄。而彼能用中國攻中國。事體倒置。一至於此。然所以致此者。豈無其故哉。夫懷鄉土。思父母。凡有血氣。孰無是心。良由往歲。奏帶倚勢之人。及邊將貪利之徒。敢於殺降。以冒功。奪財以肥己。遂使百死一生之人。適爲狼

用中國之人以攻中國是虜中長策近東奴亦然

貪虎噬之資。沿邊軍民。目擊其禍。新掠之衆。悉皆懲創。絕歸順之念。堅從敵之心。身沒異域而不悔也。近年言官屢有建白。賴我皇上嚴行戒飭。痛加誅罰。殺降之弊。邇亦少革。臣入境以來。見守邊將士。於虜中逃回人口。日有伴送者。臣等各加犒賞。厚爲撫恤。然皆一二人。或三五人而止耳。未見有百十成羣。相率來歸者。臣詢其故於降人。皆云弱者畏彼之威。不敢相偶語。其强者。皆以從彼多年。曾行劫掠。恐朝廷不之赦。臣又詢之各堡被圍之民。皆云往歲攻堡

時內中半是山西及本處人。間有識面者呼之使降。則曰官軍要殺我。復諭之曰。有大帥張主。誰敢殺你。又應曰。不知。朝廷肯赦我否。此語與逃回人口所言大畧相同。臣愚以爲此等事體。至重至大。非區區邊方二三臣子所能諉也。伏願皇上勅下總督大臣。大建招降之旗。凡沿邊墩臺及各處城堡。皆給一面。以備緩急招納。其歸順之人。但有能設計倡謀擒斬酋首來獻者。破格陞賞。其餘招降事宜。俱查照嘉靖二十二年兵部題奉。欽依事例施行。則賊勢自

孤而虜中情狀。反爲我得。旣免嚮導之患。又獲間諜之利矣。

一。飭帥臣以革弊習。臣惟九邊之地。如同血脈。宜大二鎮。尤爲唇齒。必同寅協恭。一心一德。如長山之蛇首尾相應。庶幾力併勢合。可以禦侮。邇年以來。兩鎮帥臣。不聞奉公奉國之忠。專爲自謀自保之計。乏

同舟共濟之義。有鄰國爲壑之心。此蓋獼猴移磔之

買虜妹一城二堡皆然九邊惟

故智。而豈元戎寄閫之大義哉。至於一鎮之中。又分

宜大爲其

爾我。副總叅遊。防秋之際。各承調遣。分守地方。但倖

本境此專論信地而不責應。報之故也。無事不肯互相應援。按兵觀望。直視其死。是以

氣勢愈分。兵力愈弱。覆敗相仍。良由此耳。此風不禁

其弊。曷有窮乎。伏乞 皇上勅下總督衙門。痛諭各

該將官。自今以後。務秉至公。毋許離心離德。自分爾

我。私通賂遺。嫁禍他人。以壞邊事。但有賂襲遺姦。踵

行。故智者。許總督及各衙門。叅奏重治。仍行各邊將

領一體遵依。則間隙不生。氣勢自合。黠虜無所售其

姦矣。伏乞 聖裁

題為獻愚忠以裨國計事疏 國計

皇明經世編

胡少保奏疏

國計 圭

平露堂

臣聞夷狄之爲中國患自古有之。雖二帝三王之世。漢唐全盛之時。皆不能免。顧吾所以自治自強者。何如爾。蓋天下之事。不有所激。不足以作豪傑之氣。不有所鑒。不能以定萬全之謀。臣敢昧死爲陛下陳之。越自大寧內徙。三衛外藩。百餘年來。薊鎮稍寧。議者遂以三衛爲足恃。因循苟簡。武備廢弛。京營之兵。亦恃九邊有守。日玩月愒。以至於此。然旣往不可追。則在今日。所以鑒往事而圖將來者。可但已乎。所謂鑒事以圖將來者。早定本兵之選。以慎樞機。一也。嚴

立占役之科以詰營兵。二也。增薊州之戍而設險以固邊。三也。選守令之賢而撫民以集事。四也。處招募之兵以倡勇敢。五也。集天下之財以助軍需。六也。立賞格以廣間諜。七也。信賞罰以作士氣。八也。夫國家當承平日久之際。人不知兵。茲欲一舉而振作之。其說固多。然大要不出此八者。此臣所謂自治自強之術也。夫本兵之任。至重至大。况時事多艱。選用宜慎。然人才難得。亦難知。或以迂緩而得持重之譽。或以浮誇而負才名之望。苟非驗之以行事。試之以諸

難未易見也。邇者本兵員缺已將一月。惟願陛下酌時勢之緩急。較責任之輕重。簡其久歷邊方。試有成效者。斷而用之。勿貳勿疑。早降明旨。播傳中外。則臣工之志定。而紛紜之議息。此臣所謂早定本兵之選。以慎樞機。在今日爲不可緩也。團營之兵。所以居重馭輕。飭內治外。機務之至要也。其間積弊。見於侍郎王邦瑞之疏。亦旣詳矣。大率包占隱射。乃其大者。然知之非難。革之爲難。不有重懲。人將何戒。伏乞勅下該部。嚴立科條。定爲新例。刊刻版榜。頒示中外。

常用張掛其包占之家。但有犯在例前者，悉皆赦宥。若令行之後，再有怙勢恃強，仍前不悛者，科道官指名叅奏，重懲一人，以警其餘，則法立能守，人不敢犯，營伍可充，兵威可振。臣所謂嚴立占役之科，以詰營兵。在今日爲不可緩也。薊州爲京師左肱，宣大爲京師後背，均號重鎮。宣大外有邊牆之固，內倚重關之險，猶懼虜賊之奔衝。薊州惟倚三衛以爲藩籬。今旣不可恃，則左臂悉露，而一榻之外，即爲虜巢矣。可無備歟。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咨行提督薊州侍郎孫

檄會同撫鎮等官親臨邊境審其要害相其便宜應
修牆者修牆應築堡者築堡應添設將官者則添設
應召募軍士者則召募應建立烽堠者則建立上其
策於朝端大集廷臣細加詳議斟酌停當早賜施
行務使一勞而永逸暫費而大蠲則翼然巨鎮作我
東藩有以潛消戎狄覬覦之心而遠繼祖宗未究
之志臣所謂增薊州之戍而設險以固邊在今日爲
不可緩也薊州一鎮新遭殘破生靈凋瘵而州守縣
令亦多不稱茲欲撫瘡痍以安地方修武備以禦外

患興工役以固邊防。雖有提督大臣總理於上。必得州縣官員分理於下。苟非有理繁治劇之才者。則不能稱委任而集衆務也。伏乞 陛下勅下該部。劄行巡按衙門。訪其貪污不職。及庸常無爲者。悉疏名調黜。或於辦事進士中。簡其老成練達者。不拘名次。速行選補。或於附近地方。簡其才力過人。曾經保薦者。不拘科甲。就行調用。則州縣得人而殘民可撫。委用不乏而工役可興。臣所謂選守令之官而撫民以集事。在今日爲不可緩也。臣觀兵誌曰。兵無選鋒曰北。

宋儒蘇軾亦云三軍無皆勇之士故必倡勇敢昨者
輔臣建議欲於山東河南北直隸等處挑選驍勇出
衆者以補京營此即兵誌之深意禦虜之善謀也賴
我 陛下聖明俯賜俞允見諸施行矣然選就之後
當有善處何者蓋驍勇出衆者即非常人也非常之
人當待以非常之格千里之駒匪斗料可養食牛之
獸豈羈的可馴臣愚欲將召募之士附於伍軍營另
立名色如折衝果毅之類各從其願不必強以補伍
許以事寧虜熄之後願陞者陞願賞者賞願還籍者

選籍願留營者留營仍勅差去諸臣宣示恩意俾
之樂從則可以得其心而用其力矣然猶有說焉夫
勇力兼人者其飲食亦倍於人茲欲加之於常廩之
外則恐營兵不平無以同其志而盡其力欲不加之
則饑寒迫身愁怨載道救歿而恐不服况望資其力
以破虜哉臣愚以為當於招募賞格比常加厚其所
軍糧厚薄之間最易生強弱之詞而起營者之怨此法其要
食月糧只與營兵同惟時加操演誘其志意校其藝
能閱其材勇此輩既稱驍勇其技必有過人者於是
明申練覈優劣之科以為銀物等級之賞於溥惠之

中○寓○默○厚○之○意○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厚○薄○之○
殊○而○無○舐○望○之○釁○則○募○卒○營○兵○各○安○其○分○行○陣○和○睦○
優○劣○得○所○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區○區○醜○虜○何○足○忌○哉○
臣○所○謂○處○召○募○之○卒○以○倡○勇○敢○在○今○日○爲○不○可○緩○也○
然○足○兵○非○難○足○食○爲○難○夷○狄○憑○陵○漸○不○可○長○當○盡○天○
下○之○財○力○以○制○禦○之○未○爲○失○計○目○今○內○帑○匱○乏○恐○
不○足○用○臣○愚○欲○處○南○方○之○民○壯○以○助○北○方○之○軍○儲○除○
畿○輔○併○山○西○陝○西○河○南○山○東○民○壯○照○舊○留○用○外○其○南○
直○隸○浙○江○江○西○湖○廣○廣○西○廣○東○福○建○四○川○雲○貴○除○非○

盜賊常發及見在用兵地方每州縣原額若干分爲

此恐起軍於極內之漸似不可明

兩班一半上班聽操一半下班務農有事防守則上班俱暫集在官無事則下班照常放回每名止給工食一半其一半追收入官又者巡檢司弓兵之設本以盤詰姦盜今各處巡司弓兵皆係光棍包當每日勒取過往商賈稅課索措平人財物而已小不足以防姦大不足以禦侮誠無所益臣愚欲將各處巡司弓兵即查舊額若干各減一半追納工食封收入官與民壯工銀俱限以時月解送該部臣又惟南方

之人賦性柔脆，不祗金革，犯邊衛充軍者，往往買脫回籍，就使在伍，亦徒費糧餉，無益於用。蓋往年謫戍憂塞下乏人，生口稀也。今九邊軍舍餘丁，林林種種，但所乏者食爾，非乏人也。臣愚欲于南方富民中，有犯邊遠充軍終身者，令其納銀二百兩以贖罪。永遠者倍之。年終類解兵部聽用。仍抄招達本部知會。以便稽查。其富民有願入粟拜官者，明開條格，給與告身冠帶，以榮其身，復其家。此雖一時權宜之術，蓋時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昔漢晁錯號稱智囊，又嘗文

某富盛之世。及言助邊之策。亦不過曰入粟拜官募民屯田而已。則此說亦不可盡非也。伏乞皇上勅下各部去冗食。恤冗費。各項工役俱且停止。蓄聚錢穀以爲養兵之費。修築之資。則國富兵強。外侮可息。臣所謂集天下之財以助軍需。在今日爲不可緩也。兵家所急。莫先間諜。然可爲間諜者。惟大同之通事家丁藍伏勝。王大海輩。號稱慣便。曹家莊之勝。藍伏勝之哨報也。古北口之入。王大海等之哨報也。外此而宣府已不能及矣。况薊州乎。蓋大同二邊之外。即

爲虜巢。耳目相接。又俺荅等大營恒駐牧於此。動靜皆聞。宣府邊外。雖稱有把都兒一枝。然不過俺荅部

落。凡有謀猷。必資俺荅。且宣府又無外邊。重山遠隔。

近來經探不過立口外山頂一擎火光而已。尚未見三衛之衆。馬能見虜

故哨探者不能深入。間有得其形聲之似。亦多詢於

騎平

降人之口。若薊州則隔絕朶顏。且承平日久。間謀不

設。惟倚熟夷。陳通事輩爲之傳言。夫夷情叵測。變詐

不常。况其有陽順陰逆之心。又豈肯吐露真情。以爲

我告哉。諺所謂因魔問疾。真此謂也。故臣常謂大同

之哨探得其情。宣府之哨探得其形。若薊州則併其

形亦不得矣。此亦勢之必然者也。臣愚欲陛下勅下該部咨行督撫衙門將大同探卒選其慣熟者數十人分番遠哨。若果得實俱比照藍伏勝事例重加陞賞。仍勅大同撫鎮等官當以天下一家爲念毋懷彼此之分。但有的確聲色即如今歲之預報則虜情周知可以預待不至臨期而失措矣。臣所謂立賞格以廣間諜。在今日爲不可緩也。專上首功之法自秦以來所不能廢。其間利害見於前兵部尚書毛伯溫等之會題亦既明矣。其大要則欲毋營選敢死

之士。另設衝鋒破敵一科。專主破陣。不論首功。敵退

之後。衝鋒破敵者為首。隨後斬首者為從。可謂深得

總之得級者易干論

其旨矣。然積弊相沿。牢不可破。畢竟驗功者以首級

功衝鋒者難于核實。主爵者求其自便。而寡訪故必

在手。為左券紀錄者。以得獲首功。准陞賞。間有以衝

取此不取彼

鋒破敵之科。獲陞級者。及其子孫襲替。則又詰以原

非首功。因而革除。故今雖耳提而面命。家喻而戶曉。

人亦弗之信。一遇大敵。兵刃乍接。或偶中傷一賊。則

闕然下馬。百十成羣。爭割首級。自相蹂踐。無復行伍。

敵人因而乘之。大率潰敗。職此之由。此則賞罰不信。

之故也。臣愚伏乞 陛下勅下兵部將前日會題事情行與各邊各營將領遵奉施行。若遇大敵則論功行賞之際從公分辨。旣衝鋒執斬首定爲首從。照例陞賞。其間退縮者有罰。爭功者有罰。若遇零賊仍照首功舊條著爲定例。永遠施行。襲替之時毋許刁難。其他一賞一罰皆示以必信。斷以必行。則豪傑思奮。大捷可期矣。臣所謂信賞罰以作士氣。在今日爲不可緩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編

胡少保奏疏

卷之一

國計

三

平露堂